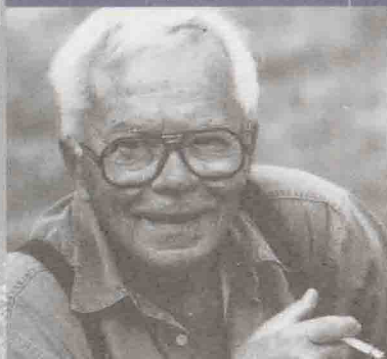


赫伯特·奥托 [德] 著

战争亲历者 自叙

丛书



Die Lüge

Herbert Otto

Th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P.L.A.

王德峰·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谎言

1904年夏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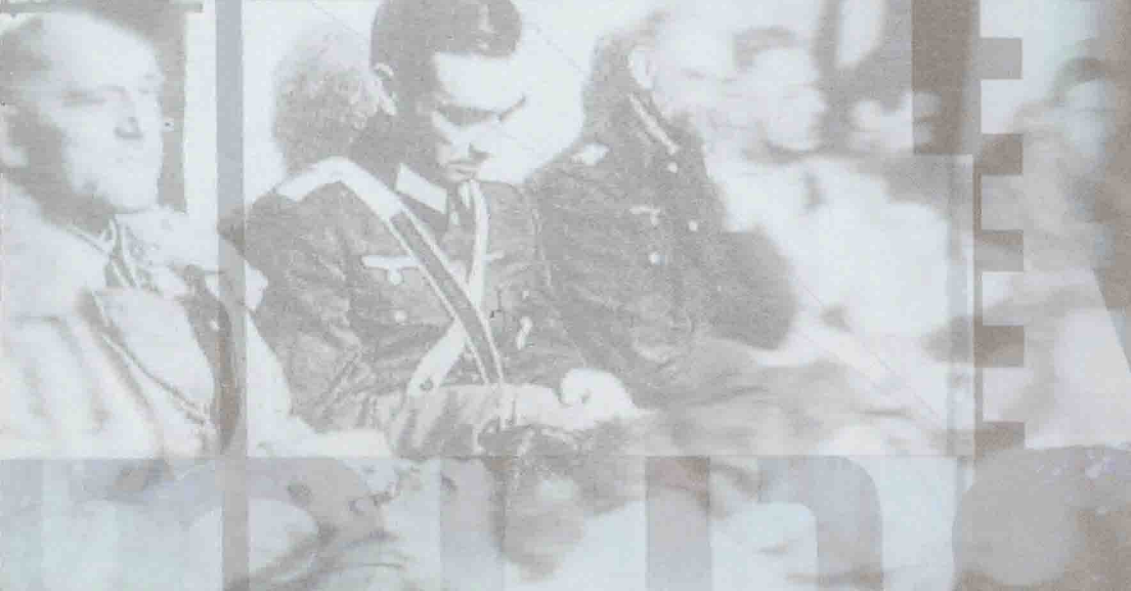
加入希特勒德国国防军

年在罗马尼亚被苏军俘虏

在战俘营里开始认识人生的真谛

为了深刻思索与正义 谎言与真理

之后回到德国





Die Luge

Herbert Otto

Th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P.L.A

王德峰·译

谎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字:军-2005-03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谎言/(德)奥托著;王德峰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

ISBN 7-5033-1849-X

I. 谎… II. ①奥… ②王…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65749号

31. - 38. Tausend

Verlag Kultur und Fortschritt, Berlin

Lizenz-Nr. 3 - 285/32/57 •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Schutzumschlag: Hans Betcke

Einband: Erhart Bauch

Satz und Druck: (III/9/1) Sächsische Zeitung, Dresden 13385

书 名: 谎 言

著 者: 赫伯特·奥托

译 者: 王德峰

责任编辑: 张 鹰

装帧设计: 符晓笛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马 涛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355千字

印 张: 23.125

印 数: 1-10100

版 次: 200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33-1849-X/I·1446

定 价: 35.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谎言

[德]赫伯特·奥托 著
王德峰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谎言》及其作者

《谎言》是德国作家赫伯特·奥托（Herbert Otto，1925—2003）的处女作，出版于1956年，当年便因其成功地描写了一个年轻德国士兵摆脱法西斯思想羁绊，开始认识新的人生道路，荣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冯塔纳奖。日后又在描写现实生活的文学创作中，取得优异成绩，荣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奖金。重要作品尚有长篇小说《仙鹤时代》（1966年）、《比如约塞夫》（1970年）和《鹿驼梦》（1983年）等。

赫伯特·奥托出生于西里西亚的布来斯劳，即今属波兰的著名城市弗罗茨瓦夫。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喜欢写诗描绘朦胧的月光、爱情和沉睡的小巷。1943年初秋，中学刚刚毕业的奥托，便被德国法西斯军队拉去当兵，最初被派往法国南方。他所属的军队在那里并未遇上严酷的战斗，浪漫气质未消的年轻士兵，站岗放哨之余，仍未忘记用笔描绘异国的山川湖色、地中海畔的白色房屋以及海上的落日余晖。1944年奥托被派往苏联南方战线，并在罗马尼亚被俘，后来被转移到苏联境内的俘虏营。在这里他扩大了自己的视野，慢慢学会了判断是与非，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谎言的标准，初步摆脱了法西斯思想的影响，接受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道理。1949年在莫斯科反法西斯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返回德国东部，经过学习，成为专业作家。

小说《谎言》开始创作于1952年，经过三年多的辛勤劳动，才得以问世。从作品主人公角度来看，这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作者采用了德国传统“志异小说”手法，故事集中，情节简练，具有

较强的戏剧性。小说描写一个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二等兵阿尔弗雷德·哈费尔科恩接到上级命令，代替一名逃跑的士兵，参与枪杀被俘苏联游击队员的活动。他认为这样做太野蛮，执刑时故意朝森林里开枪，但游击队员仍然未能幸免。从此他产生了一种负罪感。执刑的头天晚上，他值班站岗时，老共产党人威廉·魏斯劝他一道投敌，设法拯救被俘的游击队员，他未能听从，只是放走了这位伙伴。哈费尔科恩成了苏军俘虏以后，竭力隐瞒参与枪杀游击队员的事实，但沉默和谎言丝毫不能减轻他的负罪感。直至有朝一日，他在俘虏营里遇见指挥屠杀游击队员的团长克雷布斯少校，才产生卸下负罪包袱的想法。他看见克雷布斯虽改名换姓，混迹在俘虏当中，却丝毫未改他那阴险毒辣的本性。哈费尔科恩几经迟疑，终于站出来揭露了他的上司的犯罪事实，并且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小说以一则报道结尾：战后，那个屠杀苏联平民和游击队员的刽子手，随着众多战争罪犯，发表了一通和平誓言，走出监狱。作者显然意在告诫读者，要警惕克雷布斯这样的战争罪犯。

哈费尔科恩这个人物形象摆脱法西斯思想束缚的过程，体现了德国传统“教育小说”（或称“发展小说”）的特点，它在艺术上开了战后德国“教育小说”的先河。这个形象的塑造，表现了正直的德国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清算法西斯余毒的自觉性和主动精神。而共产党人威廉·魏斯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当年阿登纳政权效仿美国麦卡锡主义，迫害西德共产党人的形势下，是具有特殊现实意义的，它表现了作者对德国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斗争当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的充分肯定。魏斯这个人物形象，如同俘虏营里的苏联军官沙哈罗夫一样，对哈费尔科恩的思想转变和成长，发挥了教育者和领路人的作用。作者借助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展示了德国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及其活动的历史意义。那个少校团长克雷布斯，不但屠杀过苏联平民和游击队员，而且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还杀死了他的勤务兵和另一名知情士兵。最终他却发表了一个冠冕堂皇

的声明，走出了监狱。本书名叫《谎言》，如果说哈费尔科恩撒了一个谎言，只是为了掩盖自己参与处决游击队员的错误，那么克雷布斯则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滔天罪行，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前者反省了自己的错误，走上了自新之路，后者非没有任何反省之意，反而装成伪君子逍遥法外。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是最值得人们警惕的。

目 录

《谎言》及其作者	/ 1
第一次遇见	/ 1
第二次遇见	/ 11
沃尔夫拉姆·克雷布斯少校	/ 21
那份被禁止的文件	/ 27
陌生人	/ 36
一次审讯的尝试	/ 44
夜里走在田间小路上	/ 50
沙哈洛夫少校	/ 58
枪杀	/ 64
俄国人来了	/ 71
汽车司机之死	/ 75
小的谎言	/ 76
摆渡	/ 85
谎言	/ 92
违背心愿的任务	/ 103
一片面包	/ 104
舒伯特	/ 117
同死人打交道	/ 123

- 光着脚 / 127
- 又一次谎言 / 135
- 令人痛苦的喜悦 / 145
- 维斯洛夫卡战俘营 / 149
- 小偷 / 150
- 在禁闭室里 / 158
- 火车站上的女人 / 169
- 一幅地图 / 189
- 玛丽亚 / 194
- 供绘画用的纸张 / 208
- 在马铃薯袋子上 / 213
- 25 个单词 / 220
- 明天就回家了 / 227
- 这就是那个画家 / 232
- 最初的消息 / 241
- 变化 / 245
- 逃跑 / 252
- 中间的那个人 / 265
- 被剥夺自由 / 267
- 阿姆格鲁伯的手 / 279
- 到处去给他张扬! / 291
- 坦白 / 298
- 被禁止的爱情 / 306
- 林间工地上的厨师 / 310
- 受委托 / 316
- 那个自称叫瓦赫奥尔德的人 / 323
- 发现 / 327
- 面孔 / 334
- 审讯 / 340

在永恒的快乐之中	/345
那个人不叫瓦赫奥尔德	/349
狼,他们是狼	/357
谎言的终结	/359
结束语	/360

第一次遇见

白天里道路不关闭,拦道木被拉了起来斜插向天空,就像一根被大风刮歪了的旗杆。为了醒目,拦道木上面刷上了黑白红三种颜色的漆。但因为漆刷得太厚,不少地方已经开始剥落了。尘土已经有厚厚的一层,那灰色的尘土很脏,几乎把拦道木原来的颜色都给盖住了。

几乎所有东西的表面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马路旁边的灌木丛上,树木的叶子上,大片玉米地里玉米的叶子,都被尘土弄得枯黄、少气无力地耷拉下去,没有一点生机。自从8月初以来,天上就几乎没有出现过一丝云彩,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星期了。就连村子里的泥土房,看起来也像经受不住这干旱的折磨,在烈日的暴烤之下不堪重负,它们歪斜着,好像连上面的茅草房顶都经受不住似的。

雷曼诺夫卡在德涅斯特河西岸10公里的地方。两个星期以来,这条河的两岸变成了这次战争的前线。这个小村庄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那么多的人光顾过,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贫困过,从没有像这个夏天里那样被压垮过。

异国的士兵们,步兵第二十八团的官兵们,住在茅舍的低矮房间里,院子里和棚子里到处都是各种武器装备。当地的人,茅舍的主人则只能住到牲口棚里。还有一些当地人夜里偷偷跑到树林子里,他们离家去那里参加了游击队。

那条满是灰色尘土的公路,由南往北驶去,笔直地把雷曼诺夫卡村分成两半,然后便进入了树林之中,穿过树林再往前几公里便到了德涅斯特河的西岸。德军的载重大卡车在这样一条公路上颠簸着,向两个方向开去。它们常常是一串一串地结伴而行,车速很慢,因为雷曼诺夫卡附近的森林里常常会给它们带来死亡性的灾难。车队只能在白天经过这片森林,上面有明文规定,穿过森林的这条公路要整夜关闭。

在雷曼诺夫卡村子的北头,离公路进入树林还有一公里远的地方,设了路卡,一根拦道木横在那里。白天公路开放,拦道木便被拉起来,像旗杆一样插入蓝色的天空。



哈费尔科恩这天中午在拦道木前站岗。他必须在炎炎的烈日之下,因为他站岗的地方离最近一棵树的树阴处还有约 30 步远的距离。当然他也用不着一直站在那里,因为按规定站岗士兵可以来回走动,至于走动的幅度究竟是多大,这倒并没有明确规定。阿尔弗雷德·哈费尔科恩并非那种胆小如鼠之徒。但是今天对他来说到 30 步之远的树阴下去躲躲烈日则好像是一种冒险举动,他想最好还是别去冒这个险。他依旧站在烈日之下,怪自己倒霉,骂贼热的鬼天气,骂头上火辣辣的太阳,怪自己出了那么多的汗,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有时候他不得不摘下钢盔来用手绢去擦脸上和脖子上的汗水。

哈费尔科恩觉得今天的太阳格外毒,天气格外热而且令人感到憋闷,太阳光照射到地上之后连同尘土反射到他眼里,使他感到比平常更难忍受。他瞥了一下手表,发现今天的时间好像也过得特别慢。

哈费尔科恩当兵快一年了。但是直到今天他还不习惯别人无缘无故、没轻没重地怪罪他、处罚他、羞辱他。要是别人在他本来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伤害了他,他可不像别人那样能很快就忘掉或者至少是不把它当做一回事。今天早上中士对他说:“你!你这个混蛋,罚你值一个星期的夜岗!”中士骂他的声音还在他的脑际萦回。

事情是这样的:阿尔弗雷德·哈费尔科恩去为值夜岗的人取咖啡。因为中士衔的候补军官说了,“如果没有人自告奋勇去为值夜岗的人取早餐咖啡,那么就由年纪最小的人去取”。尽管中士候补军官本人才 20 岁,可是哈费尔科恩才 19 岁,所以只得由他去取早餐咖啡。他拿了六只士兵用的饭盒,每只手里端三只去取早餐咖啡。厨房里站着一名中士。哈费尔科恩向中士问候了之后便没有再多看他一眼。他让人给他把六只饭盒都盛上了咖啡之后便准备离开。可正在这时候那名中士却大声喊住了他:“拿过来我看看!”他指着哈费尔科恩手里的饭盒。哈费尔科恩把饭盒端到他跟前,中士瞥了一眼咖啡。这时哈费尔科恩才发现他是一位值岗的军官,于是便对他说:“请您仔细看看吧!”

中士却对哈费尔科恩吼叫起来:“倒是你应该仔细看看!这是什么?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中士这一吼叫,阿尔弗雷德·哈费尔科恩想必会感到莫名其妙,因而很可能脸上会有一种令人不愉快的、不够礼貌的表情。他心里还在想:这个家伙真是见鬼了,他到底想干什么?

不过阿尔弗雷德还是看了一眼手里的饭盒,说:“咖啡,中士先生!”

“咖啡我还没看见，你这个笨蛋！”说着他走到阿尔弗雷德跟前，往他脸上啐了一口唾沫。

“你叫什么名字？”中士一面问一面将笔记本和铅笔拿在手里。

“射手哈费尔科恩！”

“还有呢，还有呢……”他一面往本子上记一面说，“当心我把你们赶走！你就小心点吧！”

“三连三排。”哈费尔科恩又说。

“那好吧。”中士把手里的笔记本合了起来，又接着对哈费尔科恩说：“你好好看看咖啡！你的咖啡里怎么会有油花子？从什么时候起咖啡里要加油进去的？你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劣质混合饮料？这还是咖啡吗？这是污水！你们这群蠢猪！我来调理你们，我来给你们立规矩！你懂吗？”

“是，中士先生！”哈费尔科恩回答说，“可是我……”

“你给我住嘴！”中士粗暴地打断了哈费尔科恩的话。中士跳着脚，差一点没有摔倒在地上，他怒气冲冲地对哈费尔科恩破口大骂了起来：“你这个混蛋，不要脸的东西！给你加一个星期的夜间值岗任务！你今天晚上就要去报到值夜岗！”

哈费尔科恩被允许离开了。后来他自己又仔细地看了一下，饭盒里的咖啡上确实漂着油花。警卫室里的人听到阿尔弗雷德·哈费尔科恩讲述了自己在中士那里的遭遇之后都笑话他。后来弄清楚了，那只咖啡上漂着油花的饭盒是中士衔候补军官魏罗斯塔的。不过魏罗斯塔却说：“我的勤务兵是个不中用的家伙，很不得心应手。我非常清楚。我要换一个勤务兵。你来给我当勤务兵怎么样，哈费尔科恩？”

“我觉着好像不行。”哈费尔科恩说，“我哪有那个机灵劲儿？”

“那就太遗憾了！不过我倒要看看他怎么罚你值夜岗！”

中士衔候补军官魏罗斯塔要过问罚他值夜岗的事，这对哈费尔科恩来说多少是一种安慰。整个上午他都憋着一肚子火。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觉得自己很无能。中士衔候补军官魏罗斯塔给他提供了一个当他勤务兵的机会……阿尔弗雷德·哈费尔科恩尽管嗓子干干的还是吐了一口唾沫，然后说：“真他妈的！”他用力踢了一颗公路上的碎石块，一阵尘土随之飞扬了起来……

阿尔弗雷德·哈费尔科恩顺着公路的方向向南望去，他看到从那个

方向已经飞扬起尘土,好几分钟的时间都过去了,那尘土还没有消失。由尘土构成的云块越来越浓厚,而且变得越来越大。隆隆的声音响彻天空。他看见一辆载重卡车,那是一长串车队中的第一辆。卡车向着阿尔弗雷德·哈费尔科恩所在的方向开来,终于从他旁边轰隆隆地开了过去。接着是第二辆……所有的东西都被笼罩在烟尘之中,连太阳和天空也都被滚滚烟尘给遮住了。他自己更是站在烟尘之中。他合上了眼睛,紧闭着嘴唇,让烟尘袭来好了。轰鸣的马达声一阵接着一阵,就像波涛一样:随着卡车的临近,马达声由小及大;随着卡车的渐远,马达声渐小。卡车一辆接着一辆,马达声也一阵接着一阵。阿尔弗雷德在数着从他面前开过的卡车的数目……12辆,13辆……沙子进入他的嘴里,在上下牙之间咯吱咯吱作响。难闻的汽油味。他觉得自己就像被深蓝色的浓度很大的毒气包围了起来。这毒气在他的钢盔下面不停地发出轰鸣之声。阿尔弗雷德站在那里,他还在数从他面前开过去的卡车的数目……18辆,19辆,20辆……

大约10分钟之后,汽车队发出的隆隆响声便到了那片森林中。随着马达声的消失,烟尘也消散了。这时阿尔弗雷德·哈费尔科恩听到从离他不远的地方传来的机关枪的嗒嗒声,远处传来射击的枪声或隆隆的炮声,这在战争年月里倒并不新鲜。前线的情况就像一只野兽,一只在暗中窥视并不时发出愤怒的威胁之声的野兽。可是刚才的机枪声远比通常的枪声更清脆,而且一阵枪声之后并没有紧接着又来一阵。听人说,俄国人的机关枪射起来要慢,没有德国人的机关枪那么先进、那么漂亮,但是使用起来效果好,杀伤力比德国的大——反正人们都这样说……机枪声又响起来了,这阵枪声比上一次的时间要长,第一阵还没有完第二阵又接上去了,接着还有一声爆炸的响声。

出现了一会儿宁静。阿尔弗雷德向哨兵小分队所在屋子的方向看了一眼,他看到在灌木丛后面的小屋前有个士兵站在那里。阿尔弗雷德心里安稳多了。这说明不光是他一个人站在那里,他至少还可以看到在离他不远的小屋那里也有个人。

阿尔弗雷德·哈费尔科恩到雷曼诺夫卡已经三个星期了。他原本是驻法国南部地区德国占领军的一员,后来回德国休假,休假之后便被派到了这里,到了离敌人很近的地方。他尚未同敌人接触过,但他害怕这个敌人。他并不急于全副武装地去送死。阿尔弗雷德·哈费尔科恩

才19岁,他不愿意这么年轻就死掉。如果人们不能回答为什么去死的问题,那么他就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拿自己的生命去当儿戏。对于那些躲在暗处的红色射手——俄国的游击队员们,已经有很多可怕的传说,全都是一些叫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最令人害怕的莫过于被游击队员活捉过去。单单是“游击队员”这个词,就能吓得人把脑袋缩到脖子里去。

前不久有一个人在哨兵住的屋子里讲过关于游击队员的故事,阿尔弗雷德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个讲故事的人所说的一句话:“……去年夏天!第聂伯河旁边的一个村庄。我们明明知道,游击队就藏在这个村庄里。连长说不信收拾不了你们这几个游击队员。采取果断措施!我们包抄了那个村子……一阵阵猛烈的枪炮声,那白色的子弹……你就看吧,当时到处是劈里啪啦的枪声,到处都是火光冲天,那些不愿意被活活烧死的人都从家里跑到了大街上……妇女们有的身上还着了火,有的衣服被撕得破烂不堪……然后用机关枪对他们进行扫射……但是我们也只不过安静了几天。几天之后,游击队又出现了!”那个人说着摇了摇头,表示对不怕死的游击队员们毫无办法,然后就把手中的一满杯白兰地酒一饮而尽。阿尔弗雷德听了那个人的讲述之后并没有得出好的印象。他当时很快地扫了一下在场的别人的表情。他觉得那个人的故事不怎么样,没有足够的男子气概,战斗气氛也不够浓……

现在林子里又传来了枪声。阿尔弗雷德看见高个子中士衔候补军官魏罗斯塔从房间里跑了出来。阿尔弗雷德听到他在喊:“哨兵们集合!”又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盖住了枪声。从地平线上升起了一股浓烟,直插入那蓝色的天空。哨兵们都已经从房子里走了出来。中士衔候补军官魏罗斯塔的钢盔把他的整个脑袋和脸差不多全都遮盖起来了。他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看上去就像一件大衣在移动。魏罗斯塔叫哨兵们在公路的两边排开。他冲着哈费尔科恩大声喊道:“注意隐蔽!好家伙!”村子的上空升起了一颗照明弹。当林子里的枪声稍微停下来时,人们听到村里传出来的阵阵口令声……魏罗斯塔走了过来,把拦道木放了下来。

又过了几分钟,树林里的战斗好像结束了,林子里死一般的寂静。在公路消失在树林中的地方突然冒出来一辆大卡车。它以很快的速度开了过来,一颠一簸的,而且整个车身歪斜着。这辆歪斜着的卡车留下

了一阵浓浓的烟尘。汽车后面一只车轮的轮胎被子弹穿透了，卡车的水箱也被打坏了，风挡玻璃被打碎了，供人们上下车用的汽车踏板上站着士兵们；他们在招手示意，嘴里还不断喊着什么。卡车停了下来，但是由于刹车不灵，卡车没能及时刹住，结果把拦道木撞坏了。从卡车上跳下来约 15 到 20 名士兵。他们的脸上都泥乎乎、脏兮兮的，脸色苍白，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大部分人一下车就坐到公路旁边的地上抽起烟来。一名士官从驾驶室里跳下来，大声喊：“有受伤的没有？”

谁也没有回答他的问话，那些刚下汽车的士兵一个个都像是聋子，是哑巴。卡车上还有两个士兵没有下车，他们手里端着枪站在车上，好像他们不敢下来那样。

“这里有个伤员！”车上两个士兵中的一个站在那里对士官说。

“得把他弄下来！这辆车坏了。”

“这里还有三个家伙呢？”在车上的那个士兵又问。

“也得下车！”那个士官转过脸来对魏罗斯塔说，“我们抓到了几个俘虏，共三人，把他们放到什么地方？”

“那边有个棚子。把他们放到那里，我派两个人去看着。”魏罗斯塔把脑袋往林子的方向摆了摆问：“那里别的人都怎么样了？”

“敌人的炮火太厉害了！什么东西都被打坏了，到处都是熊熊的烈火！我们是怎样逃出来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笼罩在树林上面的浓烟越来越多，原来的烟柱后来变成了一只很大的、恶狠狠、凶巴巴的拳头。

那个受了伤的士兵被放在公路的排水沟里。他在不断地呻吟。在车篷的很暗的开口处，第一个俘虏的身影出现了。阿尔弗雷德只是匆匆地看了一下他的面孔。那是一张年轻的脸，被战火熏黑了，很瘦。被人从后面狠狠地推了一下，战俘就从车上跌落下来，但是他很快就从地上爬了起来，动作很利索，比人们想象的要快多了。他只有一只手管用，另一只胳膊被绑在身上，像一只袖筒。他胳膊肘上负了伤，显然是用从那灰褐色的衬衣上撕下的布条把伤口包扎并捆绑起来的。这个俄国人用手捂住嘴从人前走过去，旁若无人，好像什么都没有看见一样。汽车上那两个端枪的士兵中，有一个赶忙也跳了下来，立即又端起枪跟在那个俘虏后面，并且瞄准俘虏。那个俘虏狠狠地往卡车里面看了一眼，然后把他那只没有受伤的胳膊伸了伸……